

第 1 章

大国关系背景下的世界格局

新世纪，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扮演主角的仍是那些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诸领域实力突出的大国（集团）。人们所期望的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和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离现实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国际战略格局的图景不过是由世界或地区大国（集团）相互竞争与合作，纵横交织而成的一张“大网”，牵动这张“大网”的正是大国的国家利益与矛盾之“纲”。

一、世纪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

在上个世纪最后的 10 年里，世界各国人民曾对 21 世纪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和梦想。但是，当人们怀着对和平与繁华的美好愿望在祈祷的钟声里叩开新世纪大门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新世纪在延续着和平与发展前景的同时却并没有把贫困、冲突与战火挡在门外。一方面，地区冲突的升温和恐怖活动的频繁发生，使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安全遭到威胁。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使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和平与发展问题千头万绪，挑战与机遇错杂纷繁。21 世纪初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风云激荡、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图。

1. “9·11” 激起“千层浪”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的4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毁了纽约市的世贸中心双子大厦，一架撞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角，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一连串的恐怖袭击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和失踪。10月7日，美英开始对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及本·拉登基地组织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两个多月后塔利班政权垮台。在国际社会和阿富汗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2月22日以卡尔扎伊为主席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谁都不会料到，揭开21世纪国际形势大幕的竟是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恐怖活动。随着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轰然倒塌，国际观察家们纷纷断言，“9·11”事件将为世界格局揭开新的一页。我们认为，尽管这种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但“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的确是非常深远的。

“9·11”事件使得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期。大国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成为改善它们在其他领域关系的催化剂，美俄、美印、美巴关系均有很大发展，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分歧淡化，美国与中国在反恐怖问题上的合作也使双方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在反恐怖主义问题及各自的国家安全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分化与组合。

“9·11”事件以及阿富汗战争改变了中亚及南亚的地缘战略环境。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敌，打击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心愿。打击恐怖主义应该在证据确凿、不伤及无辜的情况下由联合国主导进行。但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在缺乏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便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实施了军事打击，且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阿富汗战争不过是美国在反恐怖旗帜下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而在新世纪进行的第一场战争。正是在这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当中，美国强化了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从而确立了其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同时，美国通过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诱压，进一步密切了与印巴两国的关系，使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力也急剧上升。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没有放弃其单边主义政策，而且在某些领域更加变本加厉。美对世界各国施加压力，以反恐画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恐怖事件的发生也使美国人几乎将一切可以保卫美国的技术手段都“神圣化”了。民意调查显示，2001年8月，支持政府尽快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人数约为54%，而到9月25日，这一数字升至80%以

上。此外，在美国朝野团结一致、共同将反恐作为国家安全首要目标的状况下，驴象两党本来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也几乎瞬间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于 12 月 13 日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也就不足为怪了。

“9·11”事件使本来不景气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恐怖袭击事件为美国持续十年的高增长画上了句号，美国股市、汇市急剧动荡，消费与投资信心陡降。美 2001 年全年经济增长降至不足 1%。受其影响，持续 10 年低迷的日本经济滑至新低，全年负增长约 0.9%；欧盟也由“强劲增长”转入 1.8%的“温和增长”。美、欧、日出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首次同步下滑，严重殃及全球。2001 年全球 GDP 增长仅有 2%，国际投资下降 40%。

2. 谁是美国“21 世纪第一场战争”的下一个目标？

阿富汗战争的硝烟已逐步消散，但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官方又多次重申，反恐战争决不会在短期内结束，美国要“将反恐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全球恐怖组织被彻底铲除。种种迹象表明，在阿富汗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所进行的“21 世纪的第一场战争”看来很有可能在另外一个战场持续下去。美国有可能对其他一些存在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使战争长期化和扩大化。包括美国的盟友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拟扩大恐怖战争的计划均表示了不予支持立场。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美国随意扩大反恐战争范围将给世界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且，许多国际专家指出，从近期的情况来看，美国“21 世纪的第一场战争”有越出反恐范围的迹象与可能，战争极有可能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下演变成美国对主权国家的武装干涉。

那么，究竟谁是下一个战争目标呢？

2001 年 12 月 21 日，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布什正在研究扩大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所有向恐怖分子提供武器、资金和自“9·11”事件后窝藏恐怖分子者都将要受到打击，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也包括在被打击之列。《费加罗报》还刊登了一张地图，表明了美国将要打击的国家有索马里、也门、菲律宾、印尼、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和苏丹。其中索马里和也门被认为其国内有恐怖组织，菲律宾和印尼面临伊斯兰教激进分子暴动的危险，其他几个国家是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国家。

“9·11”事件后，美国一直认为索马里是本·拉登及其“基地”恐怖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本·拉登逃离阿富汗后最可靠的避难所之一。索境内

的“阿尔－伊蒂哈德”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因此于 12 月 19 日在布鲁塞尔说，索将可能成为美国打击的下一个目标之一。

而从目前形势的发展预测，伊拉克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美国对阿富汗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美国就把伊拉克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扬言要对它进行打击。美国政府一再表示要扩大反恐怖战争，伊拉克极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

2002 年 1 月 29 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说，美国的“反恐战争远远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并点名指责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称三国为“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并称“在任何情况下，坐视不管的态度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次的国情咨文实质上是“讨敌檄文”——从现在开始，美国将在全球多地策动各种反恐行动，其中可能既有类似阿富汗战争的全面出击方式，也有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展开突袭和摧毁设施的军事动作，更有和东道国联手局部展开清剿的行动。布什的“邪恶轴心论”进一步把伊拉克推向了战争的边缘，同时也激怒了伊朗和朝鲜。

在布什发表国情咨文后仅仅几个小时，伊拉克就对此做出了快速反应。1 月 30 日晚，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发表演讲，重申伊拉克拒绝武器核查、主张阿拉伯民族和解。他首先指出，布什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竟然完全凭想象和推测无端指责伊拉克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称伊拉克是“邪恶轴心”这是“非常愚蠢和不负责的”；“我们不允许自诩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别国说三道四”。伊拉克政府另一位高级官员则说：“布什的讲话是为美国再次攻击伊拉克制造舆论。”伊拉克媒体也对布什的讲话进行了反击。执政的伊拉克复兴党党报《革命报》发表社论指出：“布什是在恐吓我们，目的就是想实现美国的贪欲，为进攻伊拉克制造借口。”社论称，布什试图用对伊拉克动武来摆脱其国内经济衰退的困境，但这种打算是不会取得成效的，美国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萨达姆大儿子乌代主办的《巴比伦报》发表社论称，布什一再对伊拉克发出威胁，目的就是要借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在全球搞霸权主义。伊媒体还大量报道了阿拉伯国家及友好国家反击布什讲话的消息，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等人的谈话。2002 年春季以来，美国对伊拉克的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布什一再要求伊拉克允许 1998 年年底撤走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尽快返回巴格达，否则“后果自负”。为增加威慑，美军第三军作战司令部早已移师科威特，7 万美军士兵也在科威特前线待命。在伊拉克本土，美英战机的侦察日趋频

繁。观察家指出，伊要求解除制裁和拒绝武器核查两大难题很可能直接给美国打击伊拉克制造借口。

3. 美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影响全球战略稳定

2001年12月13日，布什政府正式通知俄罗斯，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导条约，不仅是维系美俄战略力量均势的重要保证，也是维护全球稳定的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导条约的续存，不仅仅是美俄两家的事情，它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安全利益。美国退出条约的决定，无疑将给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美国退出反导条约首先将使现存的国际军控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因为反导条约历来被看做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现行有关军备控制的绝大多数条约与此相联系。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担心美国的举动会使多年来取得的军控与裁军成果付之东流。美国为部署反导武器，动摇了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重大作用的军备控制体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未必符合美国自身安全利益。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达施勒就明确表示，退出反导条约将使美国防务和外交政策遭受一次真正的挫折，是对许多长年致力于军控事业人士的沉重打击。甚至更有人担心，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可能使美国出现一段安全真空，即导弹防御系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美国又退出了反导条约，缺少了基本的安全保障，这的确值得那些号称对美国民众安全负责的人三思。其次，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将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开始。美国开发反导武器将帮助美国控制太空这一新的战略制高点，这无疑将使太空成为新的军事竞技场，从而导致太空军事化的速度加快。第三，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也将对大国军事力量的调整产生影响。随着反导系统的开发和部署，美国未来几年将对军事力量结构和海外军事部署进行较大调整。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四年防务评估》，提出了美国实现国防转型的初步计划。依据这一计划，美国将进一步压缩战略核力量的规模，重点开发导弹防御这样的高技术武器系统，并以外空优势作保障，以远程精确打击和信息攻击为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美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趋势，无疑会对其他大国产生影响，从而加快全球性军事力量调整的步伐，甚至可能引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美国与国际社会愿望背道而驰，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的做法，将动摇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的这种政策取向，又一次表明国际关系发展正在经历新的考验，经受着新的冲击。国际社会维护全球战

略稳定、争取和平与发展的目标仍任重道远。

二、和平与发展仍是主题

进入新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两大课题，国际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日益突出，人类进步事业仍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全面落实千年首脑会议所确定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由民族、宗教等问题引起的冲突此起彼伏，一些国家的人民仍在战争和动乱中煎熬。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许多地方蔓延。环境、贫困、艾滋病、毒品、难民等全球性问题所造成的灾难仍在加强。国际关系民主化远未实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得到明显改观。加强对话合作，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利益所在和共同选择”，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仍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不懈追求。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这个大趋势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

1. 和平与发展大潮澎湃向前

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要真正得到发展，不仅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而且还取决于其外部结构，即当时的世界格局。20世纪8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带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时代特征的高度，从世界政治、经济的角度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

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进了21世纪。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对21世纪寄予的殷切希望。新世纪初期，世界格局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时期。一方面，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南北矛盾仍

十分突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行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从发展方面来看，发达国家在新世纪初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速度和再发展问题，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面临着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趋利避害，发挥后发优势，尽快发展自己，改变贫穷落后状态。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家间经济贸易和国际投资将不断扩大，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强。南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并已成为制约世界总体发展的巨大瓶颈。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 21 世纪，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第三世界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发达国家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就难以解决；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继续贫困下去，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可能没有出路。因此，“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发展问题在新世纪初期的意义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突出，更加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从和平方面来看，世界各主要大国以及那些引人注目的区域性强国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如历史积淀的恩恩怨怨或地缘方面的分歧纠葛，甚至不排除小规模武装冲突和次区域性的局部战争，却不存在冷战时期那种关乎全球大局的军事对峙甚至对抗形势，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估计也不会有彼此关系极度恶化和全面对抗的可能。当代多种国际协商和合作制度的增强，和西方主要国家对所谓“多边机制”的更多运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新世纪对战争的制约因素的不断增强。

总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和充满希望的变化。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要和平、谋稳定、促合作、求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大国关系在进行深刻的调整，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这种发展符合世界多样性的客观规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维护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正在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推动着新世纪初期和平与发展潮流继续澎湃向前。

2. 和平与发展大潮中的逆流

新世纪初期，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是，在和平与发展的

大潮中也依然存在着几股“逆流”。

第一，冷战思维还没有寿终正寝。

冷战思维原是指以美苏争霸世界为中心，以两大阵营、两大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全面对抗为基础的一种战略思维模式。它具有两大要素：一是以瓦解对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和归宿；二是以争夺世界政治的控制权为重点。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整整 10 年，尽管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大潮正在澎湃向前，尽管人类已经跨入了 21 世纪，但是冷战思维却依然没有寿终正寝。个别资本主义世界大国依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在骨子里仍然以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制度画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最近几年来，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及北约新战略的制定、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并将其作为在全世界推行霸权政治和冷战思维的工具，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第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长期以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一直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激烈的核军备竞赛，造成了整个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冷战结束后，旧的两极格局虽然被打破了，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日益受到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某些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而在新世纪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建立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益为基础的，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为领导的，以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和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新秩序。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且这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利用“人权”、“民主”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并以制裁和高压等手段相威胁。二是积极鼓吹“人权高于主权”论，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在主权国家的领土上进行武装干涉。这种所谓的“武装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冷战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新干涉主义的突出表现形式。三是利用扩大了的地区安全联盟或集团，超越联合国采取军事行动，开创了危险的国际先例。四是强行和蛮横无理地在境外和别国领土上实施霸权主义国家的国内法，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或别国的国内法之上。在新世纪初期，由于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仍将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国际社会尚难形成制止霸权干预、侵略的力量和机制。因此，新世纪的世界和平仍然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严重威胁。在可预见的将来，虽然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可以

基本排除，但爆发大规模局部战争、地区冲突的危险却始终存在，世界并不太平。

第三，军备竞赛仍有扩大的危险。

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为开发部署 NMD 与 TMD 扫清了障碍。美国此举必将引起新一轮的国际军备竞赛。最近几年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积极地开发部署 NMD 和 TMD，企图以此确保美国在 21 世纪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这不仅不利于国际军控领域多年来所做的种种努力，引发新的军备竞赛，而且也严重影响到 21 世纪全球和地区战略的平衡与稳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 响。特别是 TMD 的发展，将进一步加速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该系统中的“助推/上升段拦截系统”的发展，在客观上将进一步刺激导弹技术竞赛，加剧外层空间军事化步伐，直接破坏外层空间非武器化的进程。此外，国际范围内的军火贸易近年也呈不断上升趋势。军备竞赛和军火贸易不仅对和平构成了威胁，而且还消耗着世界上大量的能源和资金，对世界的发展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

第四，南北差距扩大、矛盾尖锐。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占据经济上游产业的优势地位和对高新技术及知识经济的控制垄断，在全球性的经济交往中进行更大规模的不等价交换，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要获益者，使资本对劳动的掠夺程度进一步加剧。不仅使南北矛盾更加尖锐，同时也拉大了第三世界内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距离，并使一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据统计，分别占到世界 1/5 的收入最高和最低国家的国民收入，前者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 80%，后者只有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差距，60 年代是 30:1，90 年代末是 75:1；据世界银行报告，1998 年发展中国家中约有 28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每天消费低于 2 美元）以下，其中 12 亿人每天开支不到 1 美元。这些数字表明，贫富的差距、南北的差距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是在缩小，而是进一步被拉大。用哥伦比亚前总统桑佩尔的话说：在经济全球化中，蛋糕做大了，“但是大蛋糕分给富人，其他人只得到面包屑”。

3. 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出路

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

到处都是战争、动乱和冲突，各国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惟有和平才能确保发展。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还在遭受战争和动乱的苦难，由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各种分裂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给国际社会不断带来危害，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进程面临新的困难和挫折，这些都是各国共同发展的严重阻碍。

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首要问题。各国能否共同发展，不仅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充分享受甚至完全没有享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南北的发展差距、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还在进一步扩大，占世界人口 2/3 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改善的进程仍很缓慢，有些至今仍未解决温饱问题。这种状况如果不根本改变，就难以避免国际社会的动荡，难以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安宁。

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即南北关系的产生和南北双方的严重对立，是 20 世纪世界上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南北关系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安全与稳定。当前，从态势看，南北差距整体上在进一步拉大；从结构看，南北在贫富两个极端上对立更为明显；从对话看，南北对话更难开展。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解决南北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需要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奋斗。

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对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至关重要。西方发达国家是旧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它们利用所掌握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极力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和剥削，攫取大量的垄断利润。这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社会贫困的症结所在。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首先是发达国家要切实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利益，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缩小南北差距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

三、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社会变革都有其根本性的经济原因。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也不例外。全球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冲破了僵化教条的经济体制、抛弃了封闭自足的合作机制，经济出现多元化，各国在经济领域的交往日益密切，依存程度空前增加，国际关系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多极化格局正是顺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它是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集中概括和体现。

多极化发端于二战后各国力量的消长变化，两极格局的终结大大促进了多极化发展进程。虽然美国挟超强的经济、军事优势称霸世界的战略将不时冲击多极化的发展，但时代的潮流仍将澎湃向前。新世纪，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一超多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多极格局的主要架构。多极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将在“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中曲折向前。

1. 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世界已经进入 21 世纪，两极格局的终结也已 10 年有余，国际关系仍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但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十分明显，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世界。

首先，美国实力将进一步相对衰弱。

21 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仍将处于超强的位置，但其国家实力占世界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美国经济在实现了 9 年多的增长后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个月里陷入衰退。“9·11 事件”的发生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画上了句号。许多专家认为，即使美国经济很快得以复苏，其总产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也不会再有大的增加；而且，美国的实力与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比，也是力所难及，由于美国在国际上四处插手，它的力量配置比过去更加分散。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美国著名战略家都认为，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最多只能再维持 25 年。在此背景下，美国建立“单极世界”和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图谋难以成为现实。

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一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主宰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日、欧、俄、中及其他力量中心正在迅速崛起。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早已不甘心“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的步伐，力求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导者，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社会上争取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同时，日本近年来还不断加快发展军事力量，其军事实力已超过英、法，雄踞世界第三，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军事大国。

——欧盟：欧洲在冷战后不失时机地加快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步伐。1991年12月，欧共体正式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并于次年11月更名为欧洲联盟，1995年1月1日扩大为15国，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欧盟实力的增强，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大大提高。此外，于2001年1月正式流通的欧元，将不仅大大推动欧洲经济的发展，增强欧洲的经济实力，而且必将打击和削弱长期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居于霸主地位的美元，从而更有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的进程。

——俄罗斯：俄罗斯是惟一掌握能摧毁美国的核武器大国，且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科技力量也较强大，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全方位外交的开展，军事战略的调整，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开始日渐恢复。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上述这几个国际力量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一些地区性强国或国家集团的崛起也十分引人注目，比如东盟、印度、巴西等已成为对国际事务和地区局势发挥重要影响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力量对比出现的变化，是多极化趋势强劲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将在21世纪进一步增强，这既是多极化趋势的重要表现，又是推动多极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随着国际社会民主化的不断发展，接受和支持单极世界的国家将越来越少，支持多极化发展的国家则会越来越多。因此，新时期的多极化可以说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主要表现。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发展，将有助于遏制美国追求单极统治的全球霸权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地区霸权主义，有利于世

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权益和谋求经济发展，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因此，这种多极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不利于霸权主义。

2. 新世纪初期的多极格局

关于世界走向多极化的问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早在 1971 年就提出了美、苏、西欧、日本、中国五大力量的观点，认为“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历史的发展印证了尼克松当年的预言。不仅如此，美、欧、日、俄、中这五大力量中心还很可能继续在 21 世纪扮演多极格局中的主要角色。而正在迅速崛起的印度、巴西及东盟等地区大国和集团或许也将成为国际舞台上耀眼的明星。

(1) 美国：“霸主”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尽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已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还需要相当长时间。个中原因，有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起的大国力量的分化，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凭借其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强大综合国力，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遏制其他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的国家的崛起。

冷战结束以来，以信息技术的开发为牵引，美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增长期刷新了 106 个月的历史记录，并有继续增长的势头。1999 年，美国的 GDP 总量达到 91904 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 31%，经合组织 29 国 GDP 总量的 37%，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俄罗斯、印度 8 大国 GDP 总量的 80%。2001 年 2 月 14 日委内瑞拉《分析报》的一篇文章中的数字，形象地描绘了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的表现，摘录如下：

——大量的世界军事调查预算（310 亿美元）；

——在全球拥有最多的间谍机构，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和国防情报局等。这些机构雇用了 1 万多人，总预算高达 260 亿美元；

——拥有 140 万人的武装力量，具有从海上、空中或陆地追踪情报、人员或其他目标的技术能力。在全世界昼夜进行间谍活动，不断窃取他国的军事、工业、政治和技术机密；

——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原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机构中，美国最具影响力；

——在科技领域，每年都为来自国外的成千上万名人才提供保护，以便让他们在美国的大学、科研中心或企业进行研究；

——在经济领域，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91904（1999）亿美元。美元是各种国际和全球性交易的标准货币，纽约证券交易所则是全球金融的温度计；

——美国是控制技术的第一大强国。在技术、控制、数字和电子发明等方面，美国也是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微软公司、IBM、英特尔公司、雅虎和有线新闻电视公司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着信息界。

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野心。为保持全球霸主地位，一方面，美国继续全面夺取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加大在信息产业技术的投入。1999年，对该领域的投入已高达5100亿美元；另一方面，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积极研发高新武器装备，保持超强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优势地位。此外，美国还积极调整军事战略，为独霸全球推出“塑造——反应——准备”的军事战略，在欧洲通过主导北约东扩并炮制北约战略新概念基本完成对欧洲各国的控制；在亚洲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强化与各盟国的双边军事合作。目前，美国以本土为中心，向欧亚大陆扩散的“蝴蝶形”战略已初步成形。同时，美国还打着“新干涉主义”大旗，四处插手国际事务。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处处以“美国第一”为最高准则，极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坚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借反恐战争之机在中亚、南亚扩充势力。布热津斯基2001年1月份在接受《明镜》报记者的采访时声称“美国在经济上是全世界的火车头，在科技上是创新的源头，在军事上是惟一的全球性强国。甚至在文化上——美国也拥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2002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为344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1/3以上。由于美国与其他国家实力悬殊，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美国仍然会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对此，美国自己也承认在2015年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实力上和它挑战。

（2）日本：借军力提升大国地位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一直是一个徘徊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雄心勃勃的帝国”。但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使日本一下又跌入了二流世界。二战后，日本经济突飞猛进，一度创造了世界神话。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提出了走向政治大国的口号，企图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彻底摘掉

“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帽子。但在国际舞台上的军事地位与政治待遇的低下决定了日本始终没有在多极化的进程中找好自己的位置。而 90 年代后，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和在国际政治上的失意让日本突然感到，发展军力或许能够抬高身价。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大幅度调整防卫政策，军费多次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 1% 的限额。1991 年日本自卫队首次走向海外，参加了海湾多国部队的扫雷行动。从 1992 年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到 1995 年的《防卫大纲》到 2000 年 11 月的《船舶活动检查法》，从 1996 年的《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到 1997 年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在扩军备战道路上越走越远，其防卫对象也由过去的“专守防卫”转变为对周边国家的“多元化”防卫。日本已经重拾二战中被“缴下”的枪，成为名正言顺的军事大国。下面的数据可以说明日本目前的军事实力：

美国奥斯汀战略研究所透露的最新数字，日本自卫队共有 24 万人，其中陆上自卫队 11 个师，14.9 万人，装备 960 辆装甲车，463 架直升机，800 门大炮；海上自卫队有 140 艘舰艇，包括 16 艘潜艇、58 艘战舰、35 艘扫雷艇、6 艘登陆艇、110 架飞机和 99 架直升机；航空自卫队有 368 架战斗飞机、42 架运输机和 182 架其他用途的飞机。其海军的实力在太平洋地区仅次于美国海军，陆上自卫队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英国陆军和海上陆战队的总和。日本拥有 4 架性能优良的 E-767 空中预警机、13 架 E-2C 预警机，已超出了美军在东亚太地区的预警、指挥和侦察实力；日本计划发射四颗分辨率优于一米的侦察卫星，加上已发射的其他两颗军事侦察卫星，将拥有侦察全球军事动向的能力；将通过国防预算计划建立特种部队和由 2 万 7000 名士兵组成的国际灾难救援小组，变相扩军；拨款 356 亿美元购买新一代大型运输机、经高科技改装的 F-15 歼击机 223 架和数量不详的新一代 F-2 战机，并计划引进四架空中加油机，具有空中打击亚太周边国家的能力和优势。

最近两年来，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更昭示了日本回归军国主义路线的野心。

2000 年 12 月 15 日，日本内阁出台了 2001~2005 年国防预算。计划出资 2240 亿美元采购武器及加强军备，其中包括兴建两艘配备直升机的战舰。

2001 年 9 月，日本防卫厅决定修改原防卫大纲中“日本只有在本土受到大规模侵犯时自卫队才可以行使自卫权”的基本方针，赋予自卫队在“武装事件、不明船只进入日本海域、地震以及核事故等突发情况下”进行自卫的权利。日本防卫厅将成立一个“防卫力量存在方法研讨会”，力争在 2005

年前完成对防卫大纲的全面修改。

日本在 2001 年借口“反恐”突破和平宪法禁区，相继通过了《对付恐怖特别措施法案》和《自卫队法修改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改案》，完全改变了“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方针。而日本在建立 TMD 方面的热情甚至压倒了美国，大有“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架势，未来 5 年，美日用于 TMD 的研究费用至少需要 500 亿~600 亿日元，其中的 200 亿~300 亿日元将由日本承担。除与美国联合开发 TMD 外，日本还将从美国引进的 6 个防空导弹旅的 PAC-1 型“爱国者”防空拦截系统更新为 PAC-2 型。日本的军事实力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亚军”，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

可以说，日本军事扩张的野心已基本变为事实，其战略目的不仅限于“联美制华”，实现成为地区军政大国乃至全球军政大国的目标，同时也为解决日本周边如日俄北方四岛、日韩独岛、中日钓鱼岛等领土纠纷做了准备。日本的军事扩张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今后日本军国主义的走向，我们要拭目以待。

——欧盟：走向全方位的一极

新世纪初期，欧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正在把“大欧洲”的梦想逐步变为现实。

2002 年 1 月 1 日，欧元作为通行货币已实实在在地进入百姓家庭和流通市场，欧盟先驱者们几十年的梦想将成为现实。欧元必将使欧盟在新世纪里站在更为有利的起跑线上，成为与美元相抗衡的一支生力军，对建立更为平衡的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欧盟将在新千年的头 10 年里基本实现东扩的既定目标，为最终实现“大欧洲”奠定基础。东扩的实现将进一步促进欧洲大陆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虽然东扩谈判道路坎坷，但对欧盟和申请国来讲这是件“双赢”的好事。因此，谈判双方终将克服困难。欧盟业已确定今明两年的谈判计划，东扩进程不可逆转。展望未来，一个囊括 28 个国家、近 5 亿人口、高度一体化的欧盟，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一体化将进一步推动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欧盟成员国已经认识到，仅实现经济一体化是不够的，只有在政治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才能成为世界舞台上实实在在的“一极”，彻底摆脱“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形象。为此，欧盟正在加紧酝酿共同安全和对外政策，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较快发展，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的即将建立即是一例。在外交方面，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内部协调，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努力发挥更大作用。但同在经济领域的一体化相比，欧盟的政治建设还任重道远，尚需各国政治家拿出更大的

政治勇气，更远的战略眼光。这是欧盟诸国政要在新世纪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课题与挑战。

今天，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在经济领域与美国并驾齐驱的重要“一极”，并且在向集政治、军事和经济为一体的更重要的“一极”迈进。展望未来，可以说欧盟已经有了一幅新世纪的发展蓝图。一个以欧盟为核心的大欧洲正出现在欧陆地平线上。

——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

1999年12月31日，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宣布提前辞职，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有智慧和精力充沛的政治家”将俄罗斯“带入新世纪”。普京接任总统后，旋即把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使之成为多极世界中重要一极定为他执政和俄新世纪战略的目标。

在被普京称为“俄复兴关键”所在的政治领域，俄以联邦宪法重新规范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等联邦主体与中央的关系，遏制地方政权的离心倾向，狠狠打击车臣非法武装等分裂活动，初步恢复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俄还把全国划成7个联邦区，由总统直接委派全权代表管理，以此加强中央政权和垂直权力。此外，普京还通过改善总统、政府和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的关系，奉行“超党派政治”，以缓和社会对立和党派之争；通过打击“寡头政治家”，遏制了他们侵吞国家财富、操纵政治和行贿官员等腐败现象。所有这些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政局的措施，为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俄把恢复和发展经济视为各项优先工作中的第一重点。它按照“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改革方针，制定并执行10年经济发展纲要和2010年前发展战略，以及改革税收体制、紧缩财政、抑制通胀、扩大出口生产等措施，使经济终于止跌回升。近两年俄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俄经济依然保持了5.6%的高增长率。

在军事方面，俄相继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和军事学说，制定了着眼于21世纪的新军事政策。其要点是改变以前认为俄“主要威胁在国内”的观念，强调重视外患，且把北约东扩以及对主权国家的武装干预列为主要的外部威胁；突出了优先发展和运用核遏制力量的必要性，放宽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和范围。与此同时，俄还改组和裁减军队，走质量建军的“精兵之路”。俄力图以此加强对抗西方的军事实力，为俄复兴提供安全保障。

根据新世纪战略目标，俄在对外关系方面也作了一系列调整，采取了要对话不要对抗、西方和东方关系并重、发展大国关系与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双